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续红楼梦
惊梦啼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目 录

续红楼梦

惊 梦 啼

第 一 回	赏花得野食	(287)
第 二 回	贪美愿攀亲 喜得妻鸦凤同巢	(296)
第 三 回	苦存儿神明皆佑 明募化设骗获多金	(308)
第 四 回	暗留情建关亲美色 痴汉子见金舍色	(317)
第 五 回	莽和尚得爱谋身 春桃就计用计	(329)
第 六 回	无相脱身陷身 逞恶念不能害人反害己	(338)
	送子息谁知成己又成人	

续红楼梦

(清) 张曜孙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续红楼梦/(清)张曜孙著. -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. 2000.6
(中国禁毁小说百部)

ISBN 7-104-01287-7

I. 续… II. 张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
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3644 号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 40 回。题“海圃主人手制”。嘉庆十年（1805）刊本，内封题“续红楼梦新编”，署“嘉庆十年岁在旃蒙赤奋若阳月上浣，海圃主人漫题”。光绪十九年癸巳（1893）成德堂本，内封题“增补红楼梦”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接《红楼梦》120 回。宝钗生子，手握通灵宝玉，取名贾茂，乳名芝哥。宝琴生女，手擎金小如意，取名月娥。二人实为玉帝座前金童玉女。芝哥天赋甚佳，自幼博闻强记，亦通诗书之礼，一日诵读《诗经》而偶悟前因，自此心无牵挂。月娥梦中朝见玉帝，悟懂来处，即随缘度世，超然忘我。月娥之父梅翰林访贾政，见芝哥，爱其文才，遂结儿女亲事。芝哥十四岁应考，县试、乡试皆高中。越明年，春闱会试，钦点会元。殿试之日，通灵宝玉神光四溢，贾茂文思泉涌，钦定状元，得圣旨召见。上赐御前金莲，以迎娶殊荣。贾茂蒙恩，遂择吉日，迎娶月娥。众翰林赏梅赋诗，贾

茂才情出众，蒙上厚赏。上召王夫人仲春（惜春）进见。仲春端重万方，得封贤德妃。贾茂赴任江西，恤寒士，识俊杰，除祸乱，百姓咸悦。后出事暹罗，仗通灵玉之助，化险为夷，终功满归朝，擢升晋职。仲春产下太子，晋封皇贵妃，贾府荣耀日增。后通灵玉屡显神迹，驱虎怪，斩猿精，贾茂得以官拜丞相，合府大庆。后贾府重修大观园，为宝玉建祠，贾政立牌坊。贾府荣耀非凡，如日中天。贾茂四十得子。宝玉托梦，贾茂彻悟前因后果。



第一回

话说宝玉自失通灵之后，神智迷惘，为贾母、王夫人、凤姐等愚弄娶宝钗后，知黛玉已死，悲痛欲绝，愈觉神魂丧失，如醉如痴。自从和尚送了玉来，又或梦中情事，遂觉心神清朗，似乎有所觉悟。那日和尚又略说前因后果，虽不甚解，认定这和和尚必是活佛真仙，因与和尚密约，欲弃家出世，和尚嘱咐道：“汝但一心觉悟，我自来接引。”宝玉原打算三场毕后，趁人不防，飘然自去。那知第三场交卷后，与贾兰一同出至龙门外，见人多拥挤，不敢向前。忽于人丛中见那和尚招手，不觉大喜，遂跟了和尚出来，将考具弃于僻处。

和尚携了宝玉，走了一回，似乎出了城。一片荒郊，人迹俱绝。宝玉问道：“师父：我们往那里去？”那和尚道：“父子天性，不可不亲往拜别。你跟了吾来。”正走间，忽见一跛足道人从前面走来，向和尚道：“那蠢物来了么？”和尚道：“来了。”宝玉知非凡人，连忙跪下叩头。那道人将宝玉细细打谅了一回，叹口气道：“此物灵根未断，尘缘终未尽了，恐从前三劫之约竟不能欲速哩。”和尚道：“且带到山中再看。”两个一同行走。一回儿，望见人烟隐约，渐见一道长河，许多船只泊在那里。那和尚，道人挽了宝玉，上了一只大船，站在船头，命宝玉向舱中行礼。宝玉跪下，叩了三



个头起来，打了一问讯。抬头看见父亲从舱中走出来，意欲拉他。和尚、道人已将他拉了上岸。后面听得叫喊声，一会儿便听不见了。

转眼到了一座高山中。四围苍翠，奇峰插天。行至山巅，但见一带长松，中藏洞府。进入洞中，石室丹房，天然精洁。和尚、道人相对坐下，宝玉侍立于傍。和尚道：“你果然省悟了么？”宝玉道：“弟子省悟了。”道人道：“你知道你从何处来？”宝玉道：“师父曾经指示，从大荒山无稽崖来。”道人道：“你可知你本来面目？”宝玉不能答。道人笑向和尚道：“如何？我说此事不能速了。”和尚点头，向宝玉道：“你既然自言省悟，又昧却本来，如何能形质归一？你且向此间潜心打坐。此中米粮食物器具一一俱有，你若饥渴，自己料理。你一无道术，山中不可乱走，恐为邪魔所侵。我们去去再来看你。”说罢，立起身来，出洞而走。

宝玉送出洞外。见二人飘然乘云，倏忽不知所往，遂在洞外徘徊一回。见山高水洁，寂如太古，绝无一点尘气，心下怡然，入洞来，到处一看。见洞中石室三层，雕栏曲榭，回环深邃。石床石案，炉灶、米粮、柴草俱全。遂向石床趺坐。心中想道：“匆促间不曾叩得打坐之法，不知应何用功？”忽又想起从前看过《参同契》《悟真篇》等书，所说虽不甚明了，大旨总是摄心定性，且冥心静坐，等师父来时再行叩问。此时腹中亦不觉饥饿，遂不去做饭。垂帘调息，坐了一回，约莫过了一夜，亦不觉甚困倦。往后渐觉饥渴。走到丹房，将石鼎安于炉上，放些米，又将石瓢放了水，思量：“没有火怎么煮饭？”细细看时，炉傍有火镰火绒，遂取火将松枝烧着。烧了一回，看时，饭已熟了。取碗盛起。吃



时觉芳甘可口，比御田米还好。虽无肴菜，竟比在家时吃饭更香。约莫吃了一碗有余，腹中饱了，又烧些开水吃了，遂走出洞外闲步。见风日清和，天空地旷，惟寂无声响，连鸟语泉声一时俱绝。记得师父嘱咐，不敢下山，只在洞府前后左右赏玩了一回。

见峭壁下一块大石，晶莹洁净。有大松一株，倚于石傍，垂荫如盖。宝玉正要歇歇，遂攀着松枝坐于石上。一回，忽听得似乎有人说话。四面看时，并无一人。细细察听，其声似乎在峭壁中。宝玉心中诧异，遂侧耳细听。一人道：“此事果然不得快了，累坠得很。”又一人道：“我从前在太虚幻境挂号，本约三劫后销号。仙姑说：‘且过一劫再看。’我就说：‘恐怕不能了结。’要知此物历劫已久，他经娲皇锻炼，情根极深；又经数多劫，潜修灵明通达，惟有这一点自怨自愧之心，万劫不能消灭。虽居以赤霞之宫，授以神瑛之职，饫以美酒佳肴，名香珍茗，奇花异艳，妙舞清歌，终难融化。是以命他转入情天劫案内，到那繁华靡丽之乡，脂粉绮罗之地，阅历一番。那知情芽滋长，情根纠结，不但此心仍未融化，且劫外生劫，情外生情。即情天这一干风流冤孽，亦多未了。大抵人情如水火，水必畅其流而始平，火必空其附而始灭。如拂之逆之，其势更烈。此物虽入世一番，并未享着人间真福。算是苦多乐少，故终不能解脱消融。依我看来，若要了当，须极天下古今人世之乐境，令其饱享而饫饩，使心满意足，更无他念，自然了悟。不知仙姑之意如何？”

又听得一人似乎女子声音，说道：“真人所见极是。我久已算到。且绛珠还泪，本一念痴情。那知前债未还，后债



又积；两情固积，益复缠绵。不知再历几世几时，方能解释。其余一干冤孽，非立有善功，积有恶孽，更须转入轮回，以行赏罚。我想绛珠夙根深重。其高洁怨慕之心，历劫难消，亦与神瑛相仿。与其又入轮回，益迷本性，不如就此了之。故于其解脱之时，以小术送至其家。来访二位，共商此事。适奉上帝旨，言下界有几件大事，须令仙真数辈降生办之。除上界已遴选敕降外，通行色界欲界诸天及各岛洞，查取夙根深重应下凡历劫之人。我已举报一、二人，不如即将此二物一并举报。俾得尽历人世艰难恐怖、功业声名一切事端，享用富贵欢娱一切乐境。穷其之变，而后复其性之初，庶几一了百了耳。”又一人道：“如此甚好。我既带了他来，少不得将他心地中所染尘浊磨洗一番。请道人将应世之道亦令其讲究一番，仍令人世便了。”那女人道：“如此我即刻奏闻，行文各处知照。二位仍烦随时扶持，以了此缘。”二人答应，遂寂然无声。

宝玉细想：“这两人声音像同来的师父，这女人声音亦熟。”一时想不起来。忽然想道：“既称仙姑，想来就是警幻仙姑了。所说的话，都是说我的。所说绛珠，不知何人，想来就是林妹妹。他说送他回家，林妹妹那里有家？想来就是原来的仙境，但不知在那里。我不知可能见他一见。”想到此处，心中便不自在起来。立起身来，走向洞中，依然打坐。坐了一回，恍惚如梦：到了家中，见王夫人泪流满面，拉着他哭了一回；又见父亲，问了一回话；又见探春，说了一回离别之情。走到宝钗房中，见宝钗对烛独坐，愁容满面，一时相见，抱头大哭。又见麝月、秋纹、莺儿、五儿等垂泪叩见。



忽然想到紫鹃，走到惜春那里，不见惜春。有人说道：“住在栊翠庵中。”见了惜春，说了几句别后的话。到紫鹃房中，紫鹃说道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宝玉道：“我有一句要紧话问你。林妹妹临死的时候，你可在跟前？”紫鹃道：“我怎么不在跟前！大奶奶和三姑娘都在跟前。曾经说过，你又忘了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原记得，但是我打听了一个信儿，说是林妹妹没有死，教一位仙姑送到家里去了。我想林妹妹并没有家，到那里去了呢？所以回来问你。那人殁时候，到底你见棺木中有什么没有？”紫鹃道：“人殁时大家看着，岂有没有的理。但你说仙姑救了去，那岂是凡人得知的呢。你那里晓得，还到那里去打听呢。”又道：“你为什么忽而去了，忽而又回来了呢？”宝玉道：“吾是晓得林妹妹已经成了仙，故跳出红尘找他去；又听说不曾死，回家去了，故而回来打听打听就去的。”紫鹃道：“你既回来了，他们未必放你去了哩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要回来就回来，要去就去，他们怎能管我！”紫鹃道：“我这出家，原为林姑娘。若姑娘仍在世间，我还是要跟着他的。你得了准信，务必告诉我。”宝玉点头。忽然想起怎么不见袭人，因问紫鹃道：“汝晓得袭人那里去了？”紫鹃道：“我许久不过那边去，恍惚听见姑娘说，回家去了。”宝玉叹口气，道：“家去了倒也罢了。”因起身出来。到了园中，见风景萧条。正在慨叹，忽见前面走来了一人，似乎黛玉。急上前看时，却是五儿。

宝玉道：“你来接我了么？”那人正要开言，宝玉细细一看，失惊道：“你不是晴雯姊姊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二爷还认得我？”宝玉不禁一把拉住，伤心痛哭。拭泪问道：“你不是做了芙蓉神么？你这回子从哪里来？你晓得你去之后我万苦千



辛，你这回子晓得林姑娘到底在那里？我生生死死总要找到了方罢。”晴雯道：“我从太虚幻境来，正来告诉你：林姑娘叫警幻仙姑救了，送到扬州家里住着。棺木收殓的乃是仙家幻形。如今仙姑已将你同姑娘前因后果奏闻上帝，还要在世办什么事。我们这班人里头，也有了结了的，也有没了结的，还要转轮。仙姑叫我来告诉你。”宝玉道：“这自然是真的了，但不知林姑娘如何忽然有家，如何又在扬州呢？”晴雯道：“我也问过仙姑的。仙姑说，林姑老爷有几房姨娘。姑老爷病中，自己知道不得好，恐怕林姑娘一时不得到，致为家人们诱拐，故而各给银两，一一打发了。苏州的回苏州。杭州的回杭州。常州的回常州。及至林姑娘到时，姑老爷已经不在，只剩得几个家人。林姑娘但知姨娘们俱已各散，心上恶他们无情义，也就不去追究。其中有位姨娘是扬州人，姑老爷最爱他，独他最后打发。当时怀了三月身子，姑老爷吩咐他：‘回家暂住。俟孩子生下来，是男是女，将他养大了，送给我女黛玉，你再去嫁人。’那姨娘回去，同他母亲一块过活，竟不嫁人。林姑娘到扬州时，他还来见过，送姑娘起身回苏州的。后来生下一个哥儿，如今已有十岁了。现在林姑娘就在他家住。”宝玉道：“在什么地方呢？”晴雯道：“这倒没有问。横竖总在扬州地方罢了，不难访问的。”

宝玉听了，喜不自胜。晴雯道：“前儿我就说的，你得了这个信，一辈子离不了尘世。你这会子不僧不俗，算个什么呢！还不快回去。”宝玉道：“好姊姊！我们一同回去！”晴雯拭泪道：“我么，还有回子哩。”宝玉道：“我舍不得林姑娘，你是晓得的。我舍不得你，你难道不晓得？”晴雯道：



“可不是！仙姑昨儿还打趣我呢。你放心，我少不得也是要来的。还有几个要来的呢。”宝玉问：“是那个？”晴雯道：“我也不很清楚，横竖日后总明罢了。你快回去罢！”说着，忽然不见。宝玉正要出园，忽觉眼前一阵阴冷，天日昏惨。一阵风过，闻得啼哭之声。见一群恶鬼押着几个披枷带锁的人，一步一打的走来。内中一个披锁散发的妇人，认得是凤姐，不禁“呵呀”一声，心中害怕。

只见凤姐赶上一把拉住。哭叫道：“好兄弟！快救救我！”宝玉又是伤心，又是害怕，一面哭着道：“姊姊怎么了？”听些恶鬼赶来吆喝。宝玉正在着急，忽听得霹雳一声，悚然警醒。眼中黑暗，定了一回神，渐渐光明。看时，依然坐在洞中。只听得洞门外声声大笑，一僧一道飘然而入，两边坐下。宝玉忙下榻来，叩首侍立。

和尚道：“你如今该明白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弟子尘浊已甚，又未蒙指示用功之法，是以神魂恍惚，梦境离奇，毫无了悟。”道人呵呵笑道：“你所见所闻，这倒是真境，并非是梦。”宝玉不敢回答。和尚道：“你如今还要入世，大加历练。这番不比前番。前番系游戏人间，此番乃奉有敕旨，你须努力用功。我今授你明心见性之法，你须用百日之功，将后天尘浊渣滓陶洗尽净，然后再请真人带你到娉嬛福地领略一番。庶几体用皆有把握，方可勉承帝眷。”宝玉道：“顿首受教。”道士遂将口诀密授，要言不烦，宝玉意下了悟。二人即起身去了。宝玉遂依法静坐，觉得心地光明，气息宁静，脉络通畅。渐渐不饥不渴，绝无困倦。

不觉百日功毕。见道人飘然而来。携着宝玉出了洞府。半云半雾，倏忽到了一个所在。但见琪花馥郁，瑶草缤纷，



楼阁连云，烟雾回绕。面前一座大石坊，上刻“嫦娥福地”四大字。进了石坊，见许多童子，三五成群，在彼玩耍。见他来了，各自交头接耳，指点说笑。宝玉低头，跟了道人进了两重殿宇，到了一处。即见牙签万轴，芸笈千箱，插架连甍，堆床接栋。

道人进入中间。对面有一小道士迎出，叩首问讯。道人笑道：“有一顽石奉敕下凡，要来领略领略书卷灵光，庶不致顽仙之消。”那小道士便让坐奉茶，说道：“既是奉敕的，小仙自当伺候。”道人叫过宝玉道：“此中乃天上人间古今经史典册。奇书秘笈，无所不有。虽岛洞列仙，多未窥见。你到此间，可谓侥幸。”宝玉心中想道：“这些书不知拣哪部读。”正要开言动问，道人笑道：“这些书，你便读十年百年，亦读不完。我授你含英咀华，聚精会神之法。你且持行百日，再来看你。”遂对小道士拱手道：“请烦照应一、二。”遂起身去了。宝玉送至门外，道人倏已不见。小道士道：“侍者请自行功，小仙失陪。”拱一拱手去了。宝玉只得依着道人所授之法，席地打坐。暂且不题。

且说林黛玉自病重之后，但求速死，心中反觉空旷。这日自己觉得神魂将离，所有旧事一件件都上心来，十分难过。拉着紫鹃嘱咐了几句话。忽然想起宝玉，不禁恨道：“宝玉，宝玉！你好无情！”

尚未说完，忽见床前立着一人，仿佛妙玉。将他一把拉住，下了床。回头将一把拂尘往榻上一撂。挽了黛玉，走出院门来。黛玉心上恍惚。又听得潇湘馆中哭声大作。想着大约自己已经死了，但不知妙师父何以忽来引我。正要动问，即见那人向黛玉笑道：“妹妹认得我么？”黛玉仔细一看，见



其装饰与妙玉相仿，而尤为飘逸；丰姿略似秦可卿，而艳冶过之。觉得似乎见过，一时竟说不出来。

那人道：“妹妹！入世一十八年，前因已昧，自然不认得我了。我都为你而来。我们且到前面少坐一谈。”说着，挽了黛玉走至一处，似乎省亲别墅正殿。进入中间坐下。黛玉道：“敢问仙子缘何降临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即所谓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。我与你相好多年，你因一念之痴，遂入情天劫案。我见你缠绵束缚，不能解脱，故而亲来一看。”黛玉听了心中晓然，若有所悟，便起身敛袖道：“多谢仙姑指示，弟子如梦方醒。”警幻笑道：“你的梦还不能醒呢。你可知泪债未偿，情根益固，虽历劫不能解脱。我不忍你再入轮回，致失本性，故不惮远来，了此因循。”黛玉道：“弟子记得病已垂危，此时侍坐，究竟是真是梦？”警幻道：“我若不来，你便死了，死后仍须下世。倘情缘纠结，益转益歧，必致返还无路，不若暂留尘世，将情根销尽，然后归入太虚，永无法劫苦趣，岂不妥当？故略施小术，以麝尾幻你形骸，将你送至故乡，自有神瑛前来寻访。”黛玉道：“弟子已无心尘世，求仙姑即为解脱，同返太虚。”警幻道：“你方才说的什么话！如何能解脱呢！况神瑛之缠绵固结，与你相同，你便解脱，他亦不能解脱，仍是不了。你是拂郁已甚，似乎厌世，殊不知此情一刻不断，万劫不能超尘。此番住世，不比从前，可以畅遂心胸，一舒郁结。但你后天气禀甚薄，疾病甚多，以致性情似乎偏戾，我当先为汝除之。”遂命侍女看酒。

一霎时，见绿衣宫妆侍女十数人，铺开桌椅，摆列杯盘。警幻上坐，黛玉侧坐相陪。警幻袖中取出丹药三丸，一



红，一黄，一碧，皆如鸡头子大小。先将碧色的人茶杯内，令黛玉服之。警幻道：“此茶名千红一窟，饮之能除烦恼毒怒、一切疾病，从此你宿疾全除，终身壮健矣。”黛玉起身拜谢，即时服下。警幻又指案上道：“此皆仙家果品，你随意吃些，可以延年却老。”黛玉答应，姑取少许食之，甘美。觉腑脏宽舒，精神清爽。警幻又将红色者入酒杯内，进入黛玉，道：“此酒名为万艳同杯。此丹能养性情，炼魂魄，助艳福，驻丹颜。服之终身不老。”黛玉又复拜谢服之。

警幻道：“你家有一庶母舒氏，你还记得否？”黛玉道：“从前弟子进京时才七岁，记得舒姨娘才来了一年。第二年，父亲病中有信到京。弟子急赶回，父亲已经身故。那些姨娘们各自分散，只剩得几个家人。记得这舒姨娘是扬州人，其时亦已回家。弟子到扬州时，曾会过一两面。弟子那时想着，这些姨娘没有一个有情义的，故亦不甚理他。不知仙姑所说可是这位？”警幻道：“正是，此人乃汝父亲所最钟爱者。汝父遣他们，具有深意。他们并不个个薄情。这舒氏甚有节操，人亦贤明才干。现有遗腹一子，年已十岁。此子亦有来历，你到彼自然详知。我当送汝前往，汝暂依之，不久仍须到京也。”说着将一丸黄色丹药付与黛玉，道：“此丹能收摄真元，明心益慧，虽极人世（悲）欢哀乐之境，怡情快意之场，永无坠落之患。汝可噙于口中，徐徐含化。”说毕，立起身来。唤侍女青棠、绿绮，吩咐道：“汝二人随我前去。”遂携了黛玉，走出殿门。

见殿前驾着一辆鸾车，与警幻同坐在内，侍女坐在车外。一时青鸾振翼而起，御风而行。但觉习习轻风，森森空响。黛玉将丹丸入口，觉味淡而弥永，气清而且芳，渐渐消

